

宋元的印工和装背工

张 秀 民

吴越国延寿和尚于939年左右，曾“亲手印弥陀塔十四万本，编施环海。”^①这可说是最早的业余印工。宋代印刷业发达，刻工、印工，已有明确分工。刻工姓名可考者约有三千人，而印工不过二十人。

北宋福州东禅等觉院《万寿大藏》零种，在南宋初印刷者，除载有劝缘施主与北宋刻工外，往往加有印工的长方木戳小印。如：

王聪印造 《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》小木印在卷末

林彦印 **林彦印造** 前者为《菩萨瓔珞经》在卷末，元祐五年（1090）雕、隆兴元年（1163）劝缘任山苾芻题。后者为《宗镜录》

延寿集 大观元年（1107）卓免刁（雕，下同），两面印字。

李意印造 《大般涅槃经》伯顺刁。在卷末

萧康印 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林卿、王保、陈方刁。

郑永印造 同萧康所印 以上宋本均北京图书馆藏

郑宁印造 《大唐西域记》 见亡友向达教授《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。

丁庆印造 《大般若婆罗蜜多经》卷一百九十五 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奉化王氏祠堂印 近代高僧弘一法师自日本请归。1972年见于泉州开元寺。

此外，陈伸、王兴、王惠等印造的《东禅寺大藏》零本七种，藏于山西省图书馆。又有陈宣、邹保之名^②。

绍兴二年（1132）湖州《思溪圆觉藏》，除载有雕经作头李

孜、李敏外，又有印经作头金绍与密荣，在他们带领下，当然尚有其他印刷匠。

至于印普通书的印工，则有

印书盛新 印淳熙三年（1176）刻严州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此小木印，在卷末。

徐昌朝印 《新序》此印在宋本《新序》卷五、卷十末页反面下方。刻工洪新。以上两种宋本均北图藏。

又，“印匠陈先”之名，见于朱熹《按唐仲友状》^③。唐氏淳熙八年（1181）任台州知州，命刻工蒋辉、王定等十八人开雕《荀子》、《扬子》等板，而由陈先专司印刷，故称“印匠”。庆元六年（1200）华亭县刻晋《二俊文集》，有“印匠诸成”开列的印书纸，书皮表背付叶纸的张数，工墨钱、赁板钱、装背工糊钱等清单。^④

元代印刷匠可考者只有庞和，为汾西县庞家经坊的主人。元初印造金《赵城藏》，中统三年（1262）印《中阴经》^⑤。或墨笔作“汾西县庞家造”或盖木戳“汾西县祖代经坊庞家造。”^⑥而庞和之名则见于《增壹阿含经》卷四十六末。可知此藏经虽刻于金代（亦有少数大蒙古国补板）而印刷则在元初。庞家经坊一再称祖代经坊，则在金朝已有此老铺了^⑦。

装背工

印造书籍除刻工、印匠外，还需要装订工人装订成册，始可阅读。西洋印本有经名手装订，而声价十倍者，可知装订匠之重要。而在我国素不为人注意，因之古代装订工人姓名可考者，不过数人。古书为卷轴，宋本为蝴蝶装，故装订工人在唐称为“装潢手”，在宋称为“表背匠”或“装背匠”。

宋姚宽《西溪丛语》云：“予有旧佛经一卷，乃唐永泰元年（765）奉诏于大明宫译。后有鱼朝恩衔，有经生并装潢人姓名。”又云：“唐秘书省有熟纸匠十人，装潢匠六人。”所谓“潢”是浸药汁以染纸所以辟蠹。“装”指装成卷轴，所以装潢匠的职务是把写

好的书，先潢后装。姚氏藏永泰佛经装潢人姓名虽不可知，而笔者在故宫曾见到比永泰早一百多年的装潢手辅文开的名字。其名见于贞观二十二年(648)国诠写《善见律》，有“装潢手辅文开装”字样^⑧。既然写明“装”，这一卷佛经自然是他装裱的，辅文开可说是现在所知最早的装潢工了。

宋代盛行蝴蝶装，其法不用线或纸捻穿孔订，而只用糊药黏连印张背面的板心（即普通线装书的书口），黏住后，外用书衣包裹裱褙，故曰“装背”或“表背”（即“裱褙”）而不曰“装订”。版心在内，四边空白在外，每翻一页，若蝴蝶展翅飞翔，故名“蝴蝶装”，简称“蝶装”，又称“粘叶”^⑨。宋代表背匠有姓名可考者，比印匠更稀见。孝宗时有表背匠余绶，亦见于朱子《按唐仲友状》。唐仲友在台州开雕荀、杨、韩、王四子印板，装成六百六部，每部十五册，除送与见任寄居官员等二百余部外，把四百部发归婺州本家书坊发卖。唐氏曾命余绶将“印好书籍打角一百部，作七担，用箬笼盛贮，差人押归本宅。”余绶当为唐氏雇用之表背匠，又做书籍打包工作。

宋印宋装《文苑英华》，黄绫书衣里面有墨戳一行云：“景定元年(1260)十月二十六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。”（润或作汭。又或作“十一月初一日”，以墨笔填写。）王润为宋内府装背匠，故自称“臣”。黄绫装潢，有蓝绫墨笔书签^⑩。富丽堂皇，与欧阳修说“秘阁藏书，并以黄绫装裱，谓之‘太清本’”者正合。钤有宋“缉熙殿书籍印”、“内殿文玺”、“御府图书”等玺印。考缉熙殿为临安京城皇宫后殿，建成于绍定六年（1233）六月^⑪。此书为缉熙殿建成后不久所入藏，惜北图仅存残本十二册，与上述有“缉熙殿宝”的唐贞观写本《善见律》，可称为我国善本图书之白眉。《文苑英华》在装背史上又有新创，王氏为便于翻阅，将每卷首尾页边分上中下部位，粘有红色、黄色、酱色之小绫片，与西文大字典将起首字母挖一小洞于书口外，以便查阅相同。他这种作法，可说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

南宋杭州有所谓“打纸作”、“裱褙作”。有名的裱褙铺，有“朝天门里大石版朱家裱褙铺”，与太庙前尹家文字铺^⑫齐名，当为裱褙书籍的铺子；惟后世则专指裱字画的铺子了。

元初已出现包背装，而所见元蝶装本仍不少，如元刻《宋史》为郭成装背^⑬。在元公文中“印造装褙”之语。元装背匠除郭成外，最重要者为焦庆安。元《秘书监志》卷六云：“裱褙匠焦庆安计料到裱褙书籍物色，内有打面物料，为黄蜡、明胶、白矾、白芨、藜蘂、皂角、茅香各一钱，藿香半钱，白面五钱，硬柴半斤，木炭二两。”宋板书只笼统提“糊药”或“面蜡”，而无详细说明。焦氏至元十四年(1277)二月揭露此秘方，所以焦氏可能是宋末的老匠，元初尚存。(宋亡于1279)用明胶、白芨，为的是加强粘着力，白矾为防腐，茅香、藿香为芬芳。明张萱云：“今秘阁中所藏宋板书，皆蝴蝶装，其糊经数百年不脱落。偶阅《王古心笔录》，有老僧永光相遇，古心问僧‘前代《藏经》接缝如线，日久不脱落何也？’光曰：‘古法用楮树汁、飞面、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，以之糊纸，永不脱落，坚如胶漆。’宋世装书，岂即此法耶？”^⑭敦煌发现的六朝唐人写经，有的已一千多年，所谓接缝如线，仍不脱落，宋蝶装书亦大多完好，当归功于白芨与面糊。宋、元本书开卷自生香气，除墨中有香料外，也由于白芨糊中加入香料。今日装订古书除在面糊中加白矾外，其他白芨、香料均已废而不用。建议装背书籍与裱褙古字画，仍应采用此古方，使图书文物保护得更加美好。

蝴蝶装、包背装，明末以来为线装所压倒。今日能做蝴蝶装的，只有少数几位老艺人；惟新出版地图册仍沿用此法，以便阅览。蝶装法很早传到日本，所见有高野板《般若心经秘键》蝶装。现代日本所出新书偶而有蝶装的，如神田喜一郎博士《鬯盒藏书绝句》，即为古雅精美的蝴蝶装^⑮。

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一日写于嵯县瞻山

- ①见宋木心赋注。当为弥陀塔图。过去雷锋塔砖内不但有佛经，又有二尺左右长之精美塔图。
- ②此二人见余旧作《历代刻工印工生活事迹考略》稿。
- ③《朱子大全集》卷十八、十九。
- ④叶氏《书林清话》卷六作庆元元年。
- ⑤在卷下末，有墨笔题“中统三年汾西县祖代经坊庞家……”
- ⑥见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卷一、卷十末。
- ⑦此节据北图老同事刘福春同志整理赵城藏所辑题记。
- ⑧用大麻纸七张二分，有沙门道巖初校，法伦再校，马仁义监，赵模监，卢争臣监，寿丹监，银青光禄大夫行家令臣阎立本总监。又有“缉熙殿宝”。国谗亦疑为和尚。
- ⑨蝶装装成后因书衣多为硬壳，故能直立插架，如今之“平装”“洋装”，惟蝶装书背向上，书口向下，与后者之竖立，天头在上，微有不同。蝶装书根字直写，而线装书因软弱不能直立，须平放，故书根须横写或横印。
- ⑩宋代已有印好的书签贴在本子外面。
- ⑪见《武林旧事》卷四。
- ⑫《梦梁录》
- ⑬见旧文《宋孝宗时代刻书述略》。
- ⑭《疑耀》卷五。
- ⑮神田博士先后送我大作五种，昭和三十五年（1960）京都便利堂印行的《鬯盒藏书绝句》即其一。此书咏其自藏明板书十二种，每种有书景各赋七言绝句一首。又有法国著名汉学家茹莲《西讲孟子》（拉丁译）等三种，因博士曾荣获茹莲奖也。

